

综述·评介

●何善祥

克鲁普斯卡娅的图书馆学思想

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和社会主义图书馆学的奠基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她直接领导苏联图书馆事业建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章。她总结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图书馆事业建设经验,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图书馆学思想。她的图书馆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群众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关于图书馆的性质

1918年8月,克鲁普斯卡娅在第一次全俄人民教育会议上所做的报告里阐明了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性质。她在分析了广大群众要求掌握知识的强烈愿望后指出:“知识不能够象一种物质财富那样为少数人所独占,而是要成为所有的人的财产”。为了满足群众对知识的需要,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建设图书馆事业跟开办成人教育有同等重要意义”。1919年她主持召开的全俄校外教育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校外教育条例,就正式将图书馆纳入国家教育机构基本体系之内,而且明确规定其经费“完全由国家承担”。1923年苏联开展了大规模的扫除文盲活动,克鲁普斯卡娅又将大众图书馆列入扫盲大军,认为扫盲必须与阅读同步发展。她在《我们的任务》中敏锐地指出:“在扫除文盲工作的过程中,将要产生几百万新的读

者,将有上千万的男女青年用语文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他们会如饥似渴地倾心读书…应该与扫盲活动同时进行的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对这项工作也要倾注极大的热情,这就是扩大读者获得图书的渠道的工作。没有这项工作,扫盲活动的成绩大部分要付诸东流;没有这项工作,通过艰苦努力学会的语文知识就不能进一步打开众多的知识大门,就不能跟人类的经验所总结出的知识海洋溶为一体,而识字工作最终也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图书馆事业就象一只盛了汤的碗,是知识的宝库,而汤勺的持有者就是通晓阅读方法的人”。也就在这篇文章里,她提出了“图书馆是社会利用图书的场所”这个著名的命题,将图书馆从少数人使用的小范围推向整个社会主义共同利用的大天地,揭示了图书馆事业的社会价值。

1924年,克鲁普斯卡娅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训》一文中,根据列宁的文教学说,将读书和图书馆事业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地联系起来。她指出,“图书是进行交流、劳动和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在一个不读书,不善于利用图书的国度中建设社会主义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还很穷,正因为如此要尽可能多给图书馆事业一些经费,因为图书馆事业是最经济的事业,是群众接触图书的最合理的方式。”“假如我们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站在文化革命的前列,就应该尽我们的所能支持这种集体使用图书的公共事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很早(从一开始)便对图书馆事业倍加重视”。

苏联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后,克鲁普斯卡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以及列宁关于使居民群众养成利用图书的习惯是顺利地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必要条件等方面的教导,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性质与任务的问题。30年代初期,克鲁普斯卡娅在连续发表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图书馆——文化战线至关重要的部分》等文章中,提出了如下观点:

“图书馆在改造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应当成为共产主义宣传的中心,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图书馆是“正式的自我教育的学校”,“现代图书馆应当加强战斗性、适用性、群众性”。“应该密切注视生活,不可脱离生活而袖手旁观,对群众关切的问题一一作出反应”。“每一个图书馆都应成为文化中心”。“图书馆事业是文化水平的鲜明标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图书馆事业是政治教育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苏维埃政权努力为科学工作者创造优良的条件。我们必须时刻记着科学工作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得很好的科学图书馆”。“图书馆是将优秀的、必要的图书送到广大群众手中的组织者,图书馆是帮助读者选择他所需要的图书的助手,读者系统阅读方面的顾问”。

关于图书馆网络

列宁十分强调要建立统一、集中的图书馆网,以充分发挥每一本书的作用。为实现这一光辉思想,克鲁普斯卡娅不仅从理论上反复阐明,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图书馆网,开展馆际协作的原则,并拟定了个别地区图书馆网的实施方案。

1919年5月,列宁提出建立图书馆网的任务不久,克鲁普斯卡娅就在《图书财富

的传播》一文里提出了重新分配图书财富,使人人都有机会利用图书的问题。他主张“所有的图书馆都应当是公开的,都应该是统一的,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为每一位需要阅读的人全面服务的图书馆网”。1920年9月,她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所作的政治工作报告里专门讲到图书馆事业的集中化问题,并且提出了建立图书馆网的16条原则,完整而具体地体现了列宁的建网思想。这些原则的主要内容有:

在每座城市,一切现有的图书馆都要结成统一的图书馆网;各大专院校和其它科学图书馆及专业图书馆也必须加入统一的图书馆网络之中;在城市所有现存的图书馆之间应该实行图书交换;每个图书馆的藏书凡超过两千册以上者,都应该有全城市所有图书馆的目录卡片,以便读者进入该馆翻看目录时,可以了解全城市总的图书资源;不仅要读者了解本城市总的图书资源,还必须使读者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源;在城市的图书馆中应该有足够的藏书来满足市民对书籍的需要;城市的图书馆应按城市的规划均匀分布;每个图书馆内都应有由读者组成的委员会;等等。

1923年,克鲁普斯卡娅在《我们的任务》一文里用血液循环来比喻图书馆网的运行机制:“在图书馆网络这个大动脉里流通的血球便是书。书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就象血球在整个机体中流通一样。”1929年,她发表文章提出“为全社会利用图书联合起来!”的口号,要求“每个村庄,每条街区都应当被图书馆点网络所覆盖”。30年代,她继续大力宣传列宁的建网思想,极力主张加强馆际之间的联系。1937年10月,克鲁普斯卡娅在与科学图书馆和边区(省)图书馆馆长的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加强各类型图书馆之间的合作问题。她说:“让每家图书馆都跟整个图书馆事业息息相关、紧密相联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见到科学图书馆不跟其它图书

馆保持联系的现象。”1938年，在纪念列宁逝世14周年时，克鲁普斯卡娅撰文要求进一步执行列宁的遗训，“扩大图书馆网络，把图书普及到每一个角落，尤其要重视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区域及地方发展图书馆事业”。克鲁普斯卡娅关于建立和发展图书馆网的理论与实践，为日后苏联图书馆事业的体系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性

既然克鲁普斯卡娅把图书馆看成是社会共同利用图书财富的公益性的组织，把图书馆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她就必然要求图书馆应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保持密切的联系，向社会开放，将图书馆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吸引读者来参加图书馆的管理，依靠社会力量来兴办图书馆事业。

早在1926年11月，克鲁普斯卡娅在县中心图书馆主任参观团代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里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把图书馆事业看成是一项孤立存在的事业”，“图书馆员应当同各种各样的工作机构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同各类学校、市苏维埃、文化部门以及一切对发展文化工作有兴趣的部门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可望图书馆事业占有它应有的地位”。1929~1931年，克鲁普斯卡娅在全国范围内领导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持续3年之久的振兴图书馆事业的运动。她在中央政治教育委员会号召，“向图书馆进军”的动员书里强调指出，要在短时间里振兴图书馆事业，“只有在围绕图书馆开展最广泛的社会活动时，只有在绝大多数群众和所有的社会组织都积极地参加到图书馆建设中时才有可能实现”。她号召社会各组织、各团体和广大读者积极分子通过共同的努力，使图书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加者，成为完成五年计划的助手。她号召

“每一个党员、每一名团员、每一位农村积极分子、每个扫盲协会的成员，都应当把帮助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帮助群众使用图书馆看成是自己的社会职责”。这次“向图书馆进军”运动始终遵循了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性原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图书馆猛增至11.55万所，藏书达到近3亿册。

1933年，克鲁普斯卡娅强调指出：“为了推动图书馆事业，必须做大量繁重的工作，只靠图书馆员的双手，仅靠一个图书馆管理局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这需要整个苏联社会的支援和帮助”。她十分强调科学图书馆的社会性，“科学图书馆不能够成为某种封闭的，只允许极少数人进出的图书馆”。“科学图书馆应当向真诚的希望学习，希望深化自己知识的人们广开大门”。同年11月，克鲁普斯卡娅在全俄儿童图书馆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中指出，发展儿童图书馆事业“不完全是学校的事，不只是教师或者图书馆员的事情，这是各阶层的事。要使全体人员和全国上下都来关心图书馆事业，关心儿童图书馆事业，并将这项事业推向必要的高度”。1935年，她在《关于农村图书馆员的工作》一文中谈到如何巩固发展农村图书馆事业时，十分强调吸引农业工作者、乡村教师、农艺师、技术员、医士、会计师、回乡老战士参加图书馆工作的必要性：“重要的是使每个苏联知识分子的代表都参加到改善图书馆的工作中去，重要的是使人放弃对图书馆工作袖手旁观的态度和一般性的‘同情’，重要的是使人开始为改善图书馆状况工作，使人们将改善图书馆的面貌和图书馆工作视为自己的事情”。她主张在农村组织图书馆工作促进会来援助乡村图书馆。

关于图书馆的普及性

图书馆普及性的实质是阅读的普及性。根据列宁的“人人都能利用图书馆”的原则，

克鲁普斯卡娅十分强调图书馆应当积极主动地采取各种方式方法使图书接近广大群众,将图书推广到群众中去,充分发挥图书财富的社会作用。

1923年,她在《我们的任务》一文里,分析了社会制度与阅读普及的关系。她说:“苏维埃制度是最民主的制度。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的政权象苏维埃政权这样接近群众。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是血肉相连的。正因为如此,没有哪一个政权象苏维埃这样如此的关心群众的知识问题。关心群众的读书问题。…图书馆是社会利用图书的场所,是为无产阶级、为农民而设置的”。她要求通过图书的流通,通过馆际互借,通过流动图书馆,通过送书员的活动,“将图书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推广到边远的角落里去”,而且“必须达到这样一种目的,使图书馆不再等待广大读者前来借阅图书,而是使图书馆的图书接近广大读者”。对不重视图书馆的普及、不关心群众读书的官僚主义,克鲁普斯卡娅给了严厉批评。她曾写信批评萨拉托夫市苏维埃的领导,“在市中心花几百万修建引人注目的高楼大厦毫不在乎,可是花六、七千办图书馆却舍不得钱”。她曾尖锐地指出斯维尔德洛夫省的图书馆工作“至今仍是文化战线极其薄弱的一个环节。图书馆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房间拥挤不堪,很不适用;藏书微不足道,书籍随意堆放;最后,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图书馆每年经费只有300卢布。对有名无实的“挂牌图书馆”极为不满。

为了达到人人都能利用图书馆的目标,必须提高整个社会的图书馆意识。克鲁普斯卡娅主张大力宣传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图书馆应主动向群众宣传介绍自己。她还亲自为中小学生的《图书馆课程》拟定了大纲。

免费共同使用图书馆普及的一个重要条件,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十分赞赏瑞士图书馆的免费借阅制度。即使是在新经济政策

时期,列宁仍强调“必须坚持学校和图书馆不收费的原则。”克鲁普斯卡娅忠实执行列宁的这一原则。1929年,她在《振兴集体利用图书的图书馆事业》一文中强调说:“图书馆应当是不收费的。”为了扩大图书馆的资金来源,她认为可以采取设立志愿性的图书馆基金会的办法,争取社会的资助。

关于藏书建设和读者工作

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重视藏书建设,将它列为检查项目。她指出:“图书有一种所谓‘精神老化’的特点……如果图书馆不经常补充些新出版的图书,就会使读者对图书馆失去兴趣,读者便不会再去图书馆,而对图书馆漠不关心。”但是图书馆补充图书必须要有选择。早在1918年克鲁普斯卡娅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图书馆中最重要的选择图书。”并且批评当时有些图书馆配备图书采购人员不当的现象。她说:“现今购买图书的人常常是些知识贫乏的人,购书只是靠眼看,凭书名,或者委托书店为其购书,而书店主要考虑的是这本或那本书的销售,并不关心图书馆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购书的图书馆员本身很少具有能选择各学科的图书的广博知识。”她要求图书馆配备合适的干部从事图书采购,并不断提高思想、业务水平,增强工作责任心;要求在教育委员会中有个专门的机构来编制《标准目录》,指出各知识领域内哪些是最有价值的图书,以此来帮助采购人员。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图书选择应该遵循思想性、现实性、针对性和地区性原则,而针对性原则与地区性原则又往往结合在一起。克鲁普斯卡娅十分重视图书出版发行与图书馆建设的关系。她曾经尖锐地批评图书供应部门的单纯赢利观点,提出了优先供应图书馆好书的原则。她说:“应当承认,我们的图书供应机构完全是按照‘对我没用才给你’这样的老规矩对待图书馆的。这就

是说，把好销的书籍卖出去，把销不出去的塞给图书馆。而我们的图书分配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应当首先将最好的书籍提供集体利用图书的单位——图书馆，而不是先给私人购买者。应当下大力气消除在供给图书方面年深日久的积习。”她认为出版部门应该与图书馆建立紧密的联系，相互支持，互通情报。图书馆应主动向出版社反映读书动向，“出版社在制定计划时要倾听图书馆读者们的呼声”。“国家出版社应当出版足够数量的必需的书籍，不应当出版任何毫无用处的东西。应将最迫切需要的书籍利用运输工具尽快地供应给所有图书馆”。

克鲁普斯卡娅主张大力发展读者，吸引更多的人来利用图书馆；她提倡对社会需要和读者兴趣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她要求激活图书，扩大服务内容；她强调宣传图书、辅导阅读，区别对待读者。她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将图书馆读者范畴的外延扩大到整个社会成员。1934年12月她向图书馆的领导和国民教育局的图书馆视察员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不仅是为读者服务，而且还要为居民服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个图书馆员要关心的不只是那些已经找到通往图书馆道路的人，而且要关心那些尚未在图书馆借过书，尚未来过图书馆的人们，关心怎样将这些人吸引到图书馆来”。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潜读者”的概念。1934年，克鲁普斯卡娅在科学图书馆协会上做报告，要求图书馆“使躺在书库里的书活起来，让它们能够流通”。她把只收藏不流通的封闭式的藏书库看成是名副其实的图书之墓，认为这意味着图书的大规模的毁灭。图书由“死”到“活”的过程，也就是现在图书情报界所说的知识激活的过程，这是读者工作的核心所在。

从20年代开始，克鲁普斯卡娅就强调对社会的图书需要和读者的阅读兴趣开展调查研究。她指出，“现在我们图书馆的一个通

病就是对读者的需求不够重视，不善于考虑这些需求并据此为读者提供必要的有价值的图书”。1929年，她曾发表一个题为《关于工厂文化工作者应当知道些什么》的调查提纲，其调研项目达70项，涉及企业的概况、企业的历史、企业的人员构成、企业的生活条件、职工的文化水平等方面。克鲁普斯卡娅认为“不能用一把尺子来衡量读者，读者和读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作为一个教育学家，克鲁普斯卡娅对威廉·詹姆士等人的心理学著作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图书馆学。她指出，兴趣是一种“使人关注”的心理状态，这种关注虽然经常处于有意和无意之中，但却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倾向性的影响。图书馆工作者必须研究读者的阅读兴趣。克鲁普斯卡娅要馆员特别注意兴趣的差别性。她指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人们的阅读兴趣既带有职业的特点，也可能还有阶级的影响。她认为研究城乡读者的兴趣不能泛泛一般地进行，要加以具体分析。应根据读者的职业特点和文化水平采取区别对待的原则，在读什么和怎样读的问题上给予必要的帮助和辅导。她认为大众图书馆最起码“要教会读者怎样辨别图书，怎样研究图书，怎样审查图书的书名和所收文章的目次，教会读者怎样做简单的摘录。总而言之，要教会读者怎样读书，大众图书馆应该把教会读者阅读作为自己的任务”。

关于图书馆干部及其培养

克鲁普斯卡娅一贯非常重视图书馆人才的作用，关心图书馆的干部成长，关怀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

在1918年苏联图书馆刚起步的时候，克鲁普斯卡娅就指出，“图书馆事业的迅猛发展需要有一批受过培训的图书馆干部”。30年代苏联图书馆事业进入了蓬勃的发展时期，图书馆干部队伍的数量与质量已不适应

需要。克鲁普斯卡娅大声疾呼:“解决干部问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了。这个问题不解决,图书馆事业就不能稳步前进。现在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扫除图书馆专业上的文盲。”她强调“图书馆员是事业的灵魂,很多工作的完成都要靠图书馆员。”1933年,克鲁普斯卡娅在给中等图书馆专业全体师生的信中指出:“图书馆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是要想把它提到列宁所要求达到的高度,提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所要求达到的高度,就必须拥有一支很有素养——无论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的队伍。”克鲁普斯卡娅还对图书馆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她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能够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周围的一切实际情况并使他们懂得社会的发展方向。”她强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要特别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学说以及列宁对此所作的一切论断。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深入理解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当他们善于在图书馆里很好地区分出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并将它推荐给每一位读者,使其尽可能地吸引读者,当读者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他们才能算得上是一名好参谋。”她特别要求图书馆工作者认真学好列宁有关图书馆事业的论述,把列宁的指示作为“行动的指南”。

她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要热爱图书馆事业,应该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假如某些人不热爱这项事业、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们便不可能干好这项工作”。

她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喜爱读书。“图书馆虽比其他任何人更要善于独立地研究图书,更清楚书籍对这个读者或那个读者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图书馆员“要很熟悉图书,

十分明了读者的需求,懂得读者的心理,并且善于接近读者”。“不爱读书的图书馆员是毫无用处的。”

她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具有专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她认为图书馆工作者应该熟练地掌握图书馆技术。“图书的妥善保存,图书财富的充分利用,对读者需求的满足,甚至对图书馆的政治面貌,都取决于图书馆的技术问题。不同类型的图书馆需要不同的技术。”她主张图书馆员应当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广博知识武装起来。“图书馆员只有具有相当开阔的视野时,才可以指导读者阅读。”

她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有总结经验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她认为“图书馆事业就象在文化战线上其他从事实际工作的部门一样,需要有自己的理论上的科学论证。”“在图书馆事业中,有许多问题应当研究解决:应当研究分类法,应当研究目录,应当研究怎样做群众工作,研究工作的程序。”“对图书馆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一问题必须特别重视。”对资本主义国家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和经验,她主张“用共产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加以消化吸收。”她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把学习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从书本中、从实践中、从相互掌握的经验中学习。”她亲自动员各地举办各种专业培训班,并且领导开办了两所高等图书馆学院和30多所中等图书馆技术学校,开创了苏联图书馆专业教育的新局面。

她认为图书馆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击手,“图书馆员应当受到象教师那样的重视和关心”。1933年10月,克鲁普斯卡娅促成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图书馆员生活供应的决议,规定“对在国民教育系统和工会系统工作的图书馆员的粮食与日用工业品的供应标准及办法,应当与初等和中等学校任教的人民教师相同。图书馆员的家属供应也应同初等和中等学校教师的家属的供应

保持一致。”“对在农庄工作的图书馆员的粮食供应按照上交国家谷物中的百分之二的标准供应。”

关于儿童图书馆

克鲁普斯卡娅是世界公认的儿童图书馆专家。她非常重视少年儿童的教育和儿童图书馆及中小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童读物和儿童图书馆的著作，内容涉及儿童图书的作用和特点，儿童图书馆（包括中小学校图书馆）的性质、任务，儿童图书馆事业的组织，儿童阅读指导以及少年儿童的图书馆意识的培养等，为社会主义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必须用必要的知识和必要的信念武装我们的下一代。应当给儿童和少年提供我们苏维埃的、共产主义的图书。”“儿童读物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它可以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果将读过许多书的儿童的学习成绩与那些除了教科书之外很少读书的儿童的学习成绩加以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文化水平有很大的差别。”她认为儿童阅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儿童阅读在孩子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图书对成人生活所产生的作用。“童年时代读过的书往往一生都难以忘怀，她将影响孩子们今后的发展。孩子们从书中理解现实社会，图书培养了他们的某些品德。”她指出，由于经济建设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成长的一代对知识的需求与日俱增。他们在学校里从课堂上获得一些最基本的普通知识之后，还要靠独立阅读来补充，从整个人类知识宝库中获取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这就是独立的少儿图书馆与中小学校图书馆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1928年9月，克鲁普斯卡娅在全俄图书馆大会会上所做的报告里，分析了儿童图书

馆与学校的区别和联系。她指出，“在学校里，孩子们是在规定的知识系统范围内发展的；在图书馆，孩子们大多是通过自己学习的途径，独立学习的途径来发展的。不论学校的教学大纲制定得多么精细，也不能在这个大纲中回答孩子们在观察生活时心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孩子们的兴趣和他们的需求千差万别，因此必须使某种独立进行的工作——儿童独立阅读工作补充到学校中去。”她反对提是学校重要还是图书馆重要之类的问题。“学校也好，图书馆也好，它们是相互补充的，谁也不能排除谁。”她主张学校（中小学校）图书馆和独立的儿童图书馆应加强联系，既要防止学校图书馆走上单纯为课堂教学服务的道路；又要防止独立的儿童图书馆脱离学校，脱离教育目标。她认为“儿童图书馆员的作用是由图书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所决定的，儿童图书馆员的作用不同于教师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使儿童图书馆员成为独立的教育工作者。”

1933年11月，克鲁普斯卡娅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小学校管理局校外处的名义，主持召开了全俄儿童图书馆工作会议，她对中小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提出了以下四点结论性的意见：

“1.学校图书馆要有自己的预算，有一定的编制。人员编制一定要能满足图书馆全天开放的需要。

2.应当保证学校图书馆有阅览室和借书处，图书馆内必须有挂衣架。在建筑新校舍的时候，应该保证图书馆的用房。

3.学校图书馆不应当只为学校的教学服务，还需要有引起孩子们兴趣的文学作品。

4.应当加强对图书馆员的培养，使他们能通过业务审定委员会的审查。”

克鲁普斯卡娅还论述了图书馆与学校并行同步发展的必要性。她说：“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此需要图书馆，并不仅仅因为我们缺少学校，也是因为在学校掌握知识需

要巩固和深化”“令人奇怪的是,当需要进行系统的学习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学校,反而忽视了图书馆。这说明,我们不善于使用作为学习武器的图书馆。也因为如此,我们图书馆的数量才如此之少,才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也才不会利用图书从事独立的研究工作。”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由于少年儿童对有害的东西缺乏防患能力,所以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选择和阅读指导就显得尤其重要。她指出,“有各种各样的书。书既可以教育出利己主义者,也可以教育出社会活动家;既可以教育出顽固的保皇党,也可以教育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应该自发性地利用图书进行教育,而应该有意识地指导孩子们阅读。应该善于从儿童图书中选择出那些对孩子们向共产主义方面成长和发展造成有利环境的图书。”对少年儿童的阅读,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完全由馆员包办代替,过份地限制儿童的阅读范围。她主张“在一定的图书范围内给孩子们选择图书的自由。”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少儿图书馆工作者肩负起宣传好书、指导阅读、从小培养孩子们独立选书能力的职责。她指出:“孩子们喜爱阅读充满想象力的、用浪漫主义色彩描绘劳动生产和技术设备的图书”,喜爱阅读引人入胜的有关地理和历史知识的图书。她认为不能让少年儿童阅读宣扬神秘主义、信神信鬼、鼓吹君主主义、煽动民族主义仇恨、散步强大民族有权欺压弱小民族的沙文主义作品。她提倡图书馆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影响儿童阅读。

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统计、视察和竞赛

图书馆事业的统计、视察和竞赛是对图书馆工作进行督促、检查、评比的必要措施,是国家对图书馆事业实行宏观控制的重要手段。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对此都十分重

视。

克鲁普斯卡娅反复强调进行图书馆事业统计的意义。她指出:“我们进行统计是为了正确地拟定计划。凭想当然来拟定计划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必须使每个地区依据其对图书馆工作现在的统计和对经济和文化状况的统计来决定它应当怎么做。”“没有精确的统计工作就不可能进行监督”,“统计工作的准备具有很大的宣传鼓动意义,它将会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兴趣,引起人们对它的重视”,“图书馆的统计工作的成功程度将成为我们总的文化水平的标志,将成为对图书馆不断重视的标志”。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建议,1934年3月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决定,责成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国民经济统计局对一切图书馆进行统计,并确定了以后做定期统计报告的制度。为了使这项工作顺利进行,克鲁普斯卡娅特地在《红色图书馆员》杂志发表了《关于图书馆的统计工作》一文,对统计的内容项目、方法步骤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作了论述。

克鲁普斯卡娅主管图书馆事业期间,非常重视对图书馆的监督管理。中央及各地图书馆事业管理机构中均设有视察员,对所属的图书馆进行视察活动。提出视察的内容应该包括6个方面:1.检查党、团、委员会、工会、学校和各经济组织是怎样对待图书馆事业的。2.检查图书馆为广大群众服务的面有多广。3.检查图书馆网点的数量是否足够,该建立网点的地方是否都建立起来了。4.检查图书馆的藏书是否充实足够、质量怎样、供应是否及时。5.检查图书馆的图书选择做得怎样。6.检查读者工作做得怎样,即是否善于为一定层次的读者服务、是否实行开架借阅、是否编制了相应的推荐目录、是否具备各种书目索引、是否开展书评活动、是否对读者进行辅导、是否举行文化晚会、是否成立了读者小组、是否有任何强加给读

者的东西。她认为通过视察，可以指出图书馆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努力方向，帮助图书馆员更清楚地懂得要成为现代化的图书馆需要完成哪些任务。帮助他们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更高的责任感，激发他们提高自己专业水平的更加强烈的愿望。

与图书馆有着密切关系的另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图书馆之间的竞赛。1933年克鲁普斯卡娅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一文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竞赛是推动最优秀的工作人员脱颖而出的途径，是使他们的工作在实际上达到应有的高度的途径。正确地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可以使一些工作领域里的工作人员干劲倍增。“只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真正引起社会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时，才能将图书馆事业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如何开展竞赛呢？她主张应该在列宁的有关思想指导下确定竞赛标准，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在事业状况统计核查的基础上，选出各类型的模范图书馆，引导它们相互之间开展竞赛，让这些模范图书馆成为列宁多次说过的那种样板。”1935年克鲁普斯卡娅亲自组织发动了全国性的优秀农村图书馆竞赛活动。在她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其成员包括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共

青团、工会、国营农场政治处、农业人民委员部、图书供应处和新闻界的代表在内的全国农村图书馆竞赛委员会，作为竞赛活动的领导机构。经过半年的竞赛评比，选出500名农村图书馆优秀工作者，这有力地推动了全苏农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她在总结表彰大会上满意地指出：“我们取得的成果不仅仅是图书馆和阅览室有了改善，有了丰富的藏书，使得这些图书馆有了更好的藏书，不仅仅是所有工作有了改善，图书馆的环境更加舒适，而且有了更多的流动图书馆。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成果。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提高了图书馆的独立自主精神。现在图书馆周围聚集了一群积极分子，他们不允许将图书馆再次赶到某些破烂不堪的房子里。成果还表现在“各地方的所有机构都已经对这项事业有了很好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尤小明译，何善祥审校。克鲁普斯卡娅图书馆学文选，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543

[2]克鲁普斯卡娅著；徐继孔译。《社会主义改造与图书馆工作任务》提纲。山东图书馆季刊。1983(3):3~5

[3]卫道治译，金世柏校。克鲁普斯卡娅教育书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761

（作者单位：广西图书馆。来稿时间：1990.6.编发者：刘喜申）

《纪念刘季平文集》首发式在江苏如东举行

为纪念、学习原文化部顾问、北京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刘季平同志，江苏省如东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刘昌年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刘季平文集》于去年12月29日在刘老的家乡江苏如东举办首发式，并开始在全国发行。

由张爱萍同志题签、李一氓同志题字、李葆华同志题词的《纪念刘季平文集》是部分纪念、回忆刘季平同志的文章和刘季平遗著的结集，集思想性、学术性、资料性、可读性于一书。

首发式上收到了中央文化部办公厅、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北京图书馆办公室及刘老夫人吴瀚率子女发来的贺信，表示对《纪念刘季平文集》出版发行的祝贺和寄愿。江苏省南通市政协和如东县委、县府的领导、刘老亲属代表在会上讲了话。首发式上宣读了县委办公室和县政协关于学习《纪念刘季平文集》的通知，展览了题签、题字手迹及编辑出版过程中有关报刊、部门的重要资料。

（闻仁）

Document resources ——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G253.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DROM, On-line and Microform / Dou Pingan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1, 17(2).-43~48

This is an article of monographic study written in a comparative way. The full text contains 6 aspects, including: general comparison, cost comparison, comparison of publishing requirements, comparison of appraisal in industry circles and ways of the mutual complementarity among CDROM, on-line and microform. With 4 figures, 5 tables and 29 references.

CDROM——Reviews

On-line——Reviews

Microforms——Review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omparison

G356

Krupskaya's Ideology of Library Science / He Shanxiang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91, 17(2).-49~57

Krupskaya (Nadezhda Konstantinovna) had been in charge of the Soviet library work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fter the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She has a sharp line of thought regarding Library science, being characterized by the ideological content, mass viewpoint scientific nature, and practicality. She believes that to develop library services is of equal significance; as to develop adult education and she puts forward a famous proposition: "A library is a place where the whole society makes use of books. " She thinks, " One can hardly imagine to build socialism in a country where nobody reads, and nobody is adept in using books". She holds that making statistics, inspecting the libraries and developing in ter library are the important means for state to control macroscopically the library service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krypskaya's ideology of library science comprehensively in 8 parts. With 3 references.

Library science —— Theories.

Library scientists —— Krupskaya, Nadezhda Konstantinovna

Library services —— U.S.S.R

G259.512

The Library and the Great Culture / Chen Su //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 China Society of the Library Science .-1991, 17(1). -58~62

The phenomenon man make and use is the phenomenon of the great culture. The great culture imply the society and restrain the human. The document is the centre of the great culture, the library was the brain of the great culture. The writer has explained the relation of the